



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

兒斤衝將來兀魯兀

惕忙忽

迎著衝來

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

黑

失命衝將來將

亦

勒荅兒刺下馬忙忽

惕

軍翻回於忽亦

勒

荅兒落馬處立了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

惕

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幹蠻董合

亦

惕

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

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

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眾客列亦

惕

種的軍見射倒桑昆

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

將傷了的忽亦

勒

荅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

兀魯

兀惕即金史
兵志烏魯古

喫勒李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

刺安不兒勒合勒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渚勒灰

溼魯格勒只勒名字的水入蒼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那裏隨後有合蒼安蒼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

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

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

失命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

的兒子桑昆擡舉。咱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

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

若不來呵。咱去如抬馬糞般。取將來。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

休搖動。好生擡舉者。自那裏回了。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幹闊台李羅忽勒李幹兒出三人成吉

思說幹闊台與中倚仗的李羅忽勒李幹兒出一同生死必不

有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殺有來

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幹兒出成吉思椎胸告

天說罷李幹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

楊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

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跡來了幹闊台即太祖第三子窩闊台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時幹闊

台李羅忽勒疊騎著一箇馬李羅忽勒口中帶著血因幹闊台

項上中箭李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啞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

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幹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

每想著王訂姻親呵投降了者。若不肖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疎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疎。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勾舌覘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岷的山行。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轆。一轆折了呵。

成吉思自荅蘭捏木兒格思地面順著合湖合河動時點視軍

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

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

忽亦勒荅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

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哢訥峯山的半

崖上葬了

合湖合河即今哈爾哈河源出哈馬爾及呼哈烏爾等嶺西

北流入貝爾湖幹哢訥峯山攷新黑龍江圖哈爾哈河北有

依爾該圖山恰在沿河西行路旁譯音地望皆合

合湖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篋勒等翁吉喇成

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喇百姓

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窮乏了。擡著五箇羊刺著駝血喫。騎著
箇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
內。又科斂著養濟你。你後將篋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
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魯黑於拜荅黑刺黑別勒黑赤列地面與可
克薛兀撒卜刺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
克薛兀撒卜刺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
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
桑昆的妻子百姓頭疋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麼
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統格黎小河本紀作棟格澤。親征錄作董哥澤。與前統格黎
河騰格理小河均異。攷西域史翁吉拉別部來降後。帝遂駐

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
轆一箇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
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
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
蠻去了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你止有一百
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
獻與篋兒乞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領著軍
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浯刺河邊黑林
內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
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
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

南有卓兒郭兒山與卓兒格兒痕勺兒合勒昆譯音俱合惟

此山當在土拉河之東圖在河南且相距太遠故不敢引證

惟上多哈喇河濱四字哈喇河攷卽噶老泰河勺兒合勒崑

山卽車臣汗中末旗西北界額爾克納克山西圖作渾察沁

達班嶺鄂刻圖作噶老泰嶺忽刺阿訥岍山必卽渾察沁嶺達班譯西

面支山之名西域史語雖倒置意仍相通但此段卽指卷六

在土岍刺黑林行結做父子事而西域史則謂在河上哈喇

溫乞卜察勒之地重訂父子之好又西域史載王罕爲其叔

古兒汗逐至哈刺溫哈卜察原註哈卜察義爲狹隘與祕史意合夫哈刺溫乞

卜察勒與哈刺溫哈卜察音義俱同必是一地是哈刺溫哈

卜察卽哈刺溫乞卜察勒亦卽此條之忽刺阿訥岍又卽卷

於董嘎淖爾

一作董格

脫爾哈火魯罕之地是地有湖有河水草

茂美因以休息土馬云云查語解火魯罕小河也脫爾哈卽

今特諾克河曰脫爾哈火魯罕者以特諾克河乃海拉爾河

之分支小河也董嘎淖爾中西圖皆未載惟新測六十二幅

黑龍江圖呼倫貝爾城東南有錫尼克河自東而西河之南

有二小泊名董嘎淖爾曰董嘎淖爾脫爾哈火魯罕者謂南

自董嘎淖爾北至特諾克河皆帝休息土馬地也然則祕史

作統格黎小河殆誤連董嘎淖爾特諾克河爲一地耳勺兒

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兀山西域史作哈喇河濱忽刺安必

兒荅秃兀特相近之卓兒格兒痕山勺兒合

勒

崑卽卓兒格

兒痕忽刺阿訥兀卽忽刺安必兒荅秃兀特鄂刻圖土拉河

起的上頭嫉妬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鍾滿飲呵待費得多

少又對阿

勒

壇忽察兒二人說您兩箇不知如何要弃我忽察

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

勒壇你父忽禿刺

即忽圖刺

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

做皇帝

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他兩箇也不肯做
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
處您好生做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
木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
別人做營盤

三河源頭按西域史敘帝先世云朶奔巴延居幹難克魯倫
土拉三河發源之處不兒罕合

勒

敦山此親征錄三河源頭

六所謂黑林子也。施攷謂王罕所居黑林子爲今之昭莫多。

是矣。第昭莫多在土拉河南岸。河北卽今庫倫城而王罕爲其叔所

逐處及與太祖相會處當在土拉河東噶老泰河濱。想當日

樹林極廣。自土拉河源之東迤而南復迤而西。連山不斷。雜

樹叢生。皆可稱爲黑林子也。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眞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

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

桶內。說我若見帖木眞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

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

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鍾飲有來。爲我常早

先將我嫉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妬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腰處

月部境。故曰川

華

地面。○又按祕史不載桑昆結局。攷親征

錄言伊勒合

卽桑昆

走西夏。過亦卽納城。至波魯吐蕃。卽剽掠

吐蕃。逐之。散走西域。苦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哈刺赤部

主

本紀作龜茲玉

討殺之。按亦卽納。卽今額濟納。明史所稱亦集乃

路是也。地在甘州邊牆外。近居延泊處。

額濟納西番語砂磧也。今額濟納城正在

砂磧

之間。蓋桑昆由川勒南走。經此城。以入吐蕃。吐蕃卽西藏古

名。波魯在青海西南。攷衛藏通志。西藏所轄三十九族中有

畢魯族。畢魯爲波魯轉音。桑昆本欲奪據此地。因爲吐蕃所

逐。仍退而北。改往西域。苦先據李氏說。卽庫車。按古龜茲國

我祖實興之語所由來也。蓋是時帝已遠徙其舊牧之地。必
王罕令阿勒壇等居之。阿勒壇等與帝同祖而叛投王罕。故
語之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
察刺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別
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
斡脫合兒也。該斡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佞
著與王罕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
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
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擡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

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音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
察必。勒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
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
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
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
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教筒箭。說得走出來死了。
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箇日月。地上如何有兩
箇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
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
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
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治居延城苦先與居延同音在今庫車城東南居徹兒哥思
蠻攷鄂刻圖庫車東有烏哈爾薩依河居徹兒哥思卽烏哈
爾薩依哈喇赤部元本紀改爲龜茲以哈喇赤合音爲庫車
庫車古龜茲國也哈喇赤部主名黑鄰赤哈喇見親征錄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按塔陽汗母古兒別速西域史作古兒八速謂是其妻或

疑塔陽之母年紀必大觀塔陽敗後成吉思收入後宮當作其妻爲是不知蒙古陋俗爲汗王者多妻其後母下文言塔陽之父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可知古兒別速本塔陽後母後遂爲妻祕史西域史所紀皆是也又按史記匈奴傳言父死妻其後母兄弟皆取其妻妻之蓋其陋俗相沿已久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死人的

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帖箋延客額兒地面。本紀作帖麥該川。親征錄同。西域史作

帖箋延。又作帖木該。注原譯此句下有必丁禿_勒珠庫特地

名。祕史蒙文帖箋延句下亦有禿_勒勤扯兀的地名。查今本

祕史未見以下地名。想翻譯時脫漏。余謂禿_勒者土拉河也。

蒙古語水源曰色欽。亦作色禽。必丁卽色欽之異譯。曰必丁

禿_勒。蓋倒裝句。猶言土拉河源。蒙文作禿_勒勤。意同。惟畧去

色字音耳。庫珠特扯兀的應作何解。俟再攷。據此則帖箋延

客額兒當卽噶老泰河與土拉河源相近地耳。新黑龍江圖

以哈爾哈河南訥墨爾根河爲帖麥該川。殊誤。觀祕史太祖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

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

古惕種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說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

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的吉惕忽

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

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冒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

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篋延客額兒地面圍獵知

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幹惕赤斤

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

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眾敢發大言我可

潯將七十箇散班一同管了。

幹兒訥兀的客

勒

帖該合荅地面。本紀親征錄均作建忒該。

幹兒訥兀卽伊爾該圖山。已詳卷七。查新黑龍江圖。伊爾該

圖山東南有額勒該山。額勒該與客勒帖該建忒該譯音俱

合。合荅者山峯也。此地面必在額

勒

該山峯之下。時帝將伐

乃蠻。必先東行至此者。意欲召合東方新附諸部之兵耳。○

按徐霆黑韃紀事。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蓋民兵之制也。足與此條相證。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厨子把門人等。教日裏
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
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

在此圍獵後前往東方之哈爾哈河須從阿卜只合闊帖兒

格攷見地面經過則帖箋延川在土拉河源相近處愈顯然

矣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

兒格地面起去至合勒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荅地

行下了將自己軍馬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元史兵志探馬赤軍諸部族也其法

男子十五以上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即牌子頭也設六等扯兒必官扯兒必元史語解漿也蓋

漿在舟之左右為此官者亦都委付了又設八十箇做宿衛的

居帝之左右即護衛官之稱

人七十箇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

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

斲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幹歌列扯兒必與忽都思合勒

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康合兒合山金幼孜北征後錄作康合里該錄載永樂十二

年六月初三日次撒里怯兒

卽撒阿里

元太祖發迹之所西北有

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所常出入處也此口卽康合

里該今所稱特勒爾濟口殷化行北征紀略言軍至昭磨多

前鋒遇賊特勒爾濟口是也其地爲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

接界處此條言帝之頭哨至撒阿里地面與乃蠻哨望人在

康合兒合者相遇則是山距撒阿里不遠可知與金氏所言

情形符合

擡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

宋寧宗嘉泰四年甲子

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

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理客

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

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其說原來達達的馬

瘦。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理客額兒地面下了。朶歹扯兒必對

成吉思說。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理

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

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

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

的脊背馬的後膀不曾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
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
兀撒卜刺黑老了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
來了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康孩地面康孩卽今杭愛山合池兒水親征錄作哈只兒兀
孫卽今呵索郭特河爲塔米爾河南源之一支合池哈只皆
呵索轉音蓋塔陽汗由阿爾泰山東行經烏里雅蘇台溯推
河越杭愛山而結營於此地與下文順塔米爾河渡斡兒豁
水情形俱合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
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渡斡兒豁水至納忽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聽了這言語

使人與他子古出魯

克

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

必眾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腮上刺呵不躲避

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

過金山整搦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馬瘦乏了我肥馬

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

克

聽了這話說那

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哈一同

在這裏有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如

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

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

克

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

豁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

勒

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

衣服的兀魯兀

楊

忙忽

楊

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

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

的是誰札木哈說是我帖木真安荅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

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羖羔兒蹄皮也

不留你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

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箇兒子用人肉

養來身有三度長喫箇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箇強牛拽著

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嚙呵不礙著喉嚨吞一箇全人呵不

勾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

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

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

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楊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

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幹赤

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

思哨望的隨卽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

蠻處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

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荅用人肉養的四箇狗曾教鐵索拴著

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鑲刀做馬鞭飲露嘶風廝殺時

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

者勒箠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

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

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

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
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逐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
眾。明日擎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
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割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
勒_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
同有的達達札荅闌_哈塔斤等種。也都來投降了。那裏將塔陽
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卻如何來。成吉
思遂納了。

那鼠兒年秋

嘉泰四年甲子

太祖於哈喇荅

勒

忽札兀刺地面。與篋兒

乞的脫

黑

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

百姓虜了。脫

黑

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刺溫。帶幾箇伴當走了。初

元史卷八
一般名字喚做拙赤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
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哈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
名斡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
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塔米爾河水道提綱作他米爾河有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
麓元時和林城卽在水旁北源出杭愛山東麓二水合而東
流入鄂爾坤河納忽山西域史作納忽嶺卽今錫爾哈阿集
爾罕山錫爾哈與納忽音叶察乞兒馬兀惕地面當卽錫爾
哈阿集爾罕山東面小地名圖無攷

札木哈復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
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厮

那日將忽闕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付

合刺荅

勒

忽札兀刺地面卽西域史之塔兒河親征錄之迭

兒惡河按篋兒乞部本居色楞格鄂爾坤兩河合處自爲帝與王罕所破北徙巴爾古精後雖潛回布拉旋卽敗歸是年塔陽汗之戰據本紀及西域史皆有篋兒乞相助乃蠻旣敗篋兒乞必向北走此情形之可逆料者攷色楞格河北源爲德勒格爾河東南流會西北來之哈喇塔爾河哈喇荅爾與合刺荅勒音合兀刺卽阿刺平矮山也攷西圖德勒格爾河上源有阿戛里河入之阿戛與忽札音近忽札山當卽在此河旁此撒阿里客額兒與帝舊駐在克魯倫河北者名同而

二
八
虜篋兒乞時豁阿思

卷三作兀注思

篋兒乞種的人荅亦兒兀孫將他

忽闌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著

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荅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

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

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

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問其女子忽闌說納

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

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呵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

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

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

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九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初虜篋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一

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刺的子

沈白領右手軍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

春開禧元年乙丑踰阿來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

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

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

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

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篋兒乞的忽都勒合勒赤刺

元祕史攷證卷九

地異。蓋帝與篋兒乞戰。旣在色楞格河北源之地。則戰後追殺。必在哈喇塔爾河西面。不問可知。攷鄂刻圖哈喇塔爾河西。恰有錫巴里卡倫。卽此戰之撒阿里。譯音地望情形全合。夫復何疑。錫巴里卡。西圖作沙威爾。篋兒乞從此路遁往金山。與古出魯克合。故下文有追殺脫黑脫阿事。

山住過冬。蓋在阿爾泰東南山下。卽今科布多地。乃太陽汗原駐處。

明年春乃踰此嶺。攷西圖自科布多西行踰阿爾泰山脊。此

山脊一帶名薩雷塔爾巴哈台嶺。卽祕史阿來嶺也。嶺西有

臣吉斯台卡。必當時交戰處。故其名流傳至今。額兒的失水。

卽今額爾齊斯河。此河發源科布多西南。直至俄羅斯北入

海。計長七千餘里。時古出魯克先駐河北近地。及敗仍南行

渡河而逃。覈其地爲今宰桑泊東之額爾齊斯河。故下文過

委兀台兒魯種。以至合刺乞塔。路徑亦合。蓋先東南行。後乃

正西行也。不黑都兒麻地面。卽西圖臣吉斯台南喀喇喀巴

索爾瓦河邊地。喀喇喀巴索爾瓦與不黑都兒麻音叶。攷西

域史。太陽汗敗後。其子古出魯克逃依其叔不亦魯。黑以上

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康里欽察攷見下卷十三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

沈白攻破台合

勒

寨將篋兒乞百姓盡行殺虜了又先投降的

篋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

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台合

勒

山寨本紀作泰寒寨親征錄作泰安塞按帶亦兒兀

孫自獻女後西域史謂其眾復叛帶亦兒兀孫逃至薛楞格

河濱呼魯哈察築寨以居即此台合

勒

山寨也據此則此寨

必在色楞格河濱今攷鄂刻圖色楞格河與鄂爾坤河將台

流處有一特爾格小河北來入之台合

勒

與特爾格音近當

即此河旁之山以地在前破篋兒乞處東北故命沈白往攻

而自往西追至金山也阿來嶺按上言帝追脫

黑

脫阿到金

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并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篋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遠了三遭。這般有讎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篋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箇伴當。同做刼賊。因上儻魯山去。殺了一箇獐羊。

諸地皆在科布多西南不亦魯黑部境也委兀合兒魯種委

兀攷已見前合兒魯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柯耳魯大典圖同

洪氏釋謂即唐葛邏祿部元史稱為哈喇魯匣刺魯者是也

西域史言部地近喀押立喀押立一作海押立為元時叛王

海都封地西圖作闊帕勒地在今伊犁北六百里攷西域史

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即委兀地今烏魯木齊至庫爾車即固爾札

今伊犁東歸於古兒汗蓋先投委兀見逐事見西域史因至合兒

魯適合兒魯亦來降遂往西遼也

那牛兒年宋寧宗開禧元年乙丑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箇鐵車教襲

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敗著走出去了如

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擎下

儻魯山卽今唐努山。此山起色楞格河源北。迤而西。凡千餘里。蓋札木合自太陽汗與帝戰時。去而北行。遂至此山。

旣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眾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驕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

燒喫喫間札木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獐羊殺了燒喫說後五箇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荅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旣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慶的安荅若眞實廝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哈說知道者

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

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秃忽哈喚李幹兒出木哈黎等去。失吉忽秃忽哈說。李幹兒出木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會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凡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秃忽哈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

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有箇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棚只答兒馬刺台察兒。卷四作給察兒兩箇的馬羣相搶刼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殺，趕入我者。剌捏卷四作哲列涅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是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厚禮葬了。

按此巴勒渚納地面，當是荅闐巴納主。楊之誤。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兒年。開禧二於斡難

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

違了。我被三種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去苦。
我與塔塔兒於荅闌坦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
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腳只
却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
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
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眾人之上。九次犯罪。休
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按這西邊者。謂自幹難河
源以西也。此謂右手萬戶。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忽禿剌皇
帝歡躍的鬚鬚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
想著你父古溫豁阿。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
國王。坐次在眾人之上。東邊至哈刺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

敢與眾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
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忽。既受了恩賜。卻喚李。
幹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
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
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
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李幹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驢馬八匹。被賊。
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
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
甚有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

火魯哈孫戰時必先營合刺溫山故敗敵後仍還原處其夜渡貴列河者出其不意也故後卽直搗遼左盡得諸部地細覈情形無不昭合至帝弟合撒兒本隨帝軍帝與王罕同駐倉猝見襲致妻子皆爲所擄合撒兒隻身尋帝自必跟蹤而北由兀魯灰河以至合刺溫山故當與此同地獨西域史言合撒兒先別居於哈喇溫赤敦山與祕史言尋帝情形微異並存備攷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箇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箇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卽卷一巴阿里歹之後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荅兒

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合刺溫山與前合撒兒尋帝處當是一地與他處合刺溫山

異施攷謂此山在敖嫩河以東誤蓋是時敖嫩河至克魯倫

河皆帝自轄境猶中國畿輔爲中軍萬戶所治

中軍萬戶此
事詳下卷

云做左手萬戶其地必在呼倫貝爾兩湖之東觀右手萬戶

在金山可互證今查哈爾哈河發源處有特爾根山特爾根

卽合刺溫之對音元史土土哈傳成宗敗叛王火魯哈孫於

兀魯灰河還至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又敗叛王哈丹軍知

兀魯灰河貴列河皆與合刺溫山相近今特爾根山正在烏

爾會河之北其東南卽桂勒爾河然則特爾根山卽合刺溫

山明確如繪矣或以還字爲疑不知成宗軍由北而南未與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十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

你緊要的恩在合剌合

勒

只額列

惕

地面與王罕廝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

勒

荅兒先說要廝殺然

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

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

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順合

勒

合河起時我望你

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

勒

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

哨因天護助將客列亦

惕

緊要的國平了所以乃蠻蔑兒乞種

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

合

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拏住

按札合敢

乞種卽卷一阿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

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按林木內百姓攷見卷十二此蓋順額兒的失河西北行迤而正北凡阿爾泰山唐努山東至拜哈爾湖所有烏梁海種族卽林木內百姓皆歸統轄非但指額兒的失河邊一處也觀後禿馬惕部因豁兒赤欲娶三十女子而叛可見

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厮殺時教你四人做先鋒教李幹兒出木
合黎李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兒扯歹亦勒蒼兒在
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
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
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李幹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卷四忽難格夜間

做雄狼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曾有隨歹人您凡事可與

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教忽難領著格

你格思即格尼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迭

該兀孫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成吉思再對者勒箋說你父札兒赤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

不後來事此處補敘明白

方虜了他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哈

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

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

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

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

孫孫亦巴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哈說你父札

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等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

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

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篋

者別速別額台四箇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

一馬阿黑思伯
牙兀歹之後。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

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倫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禿忽古出闊。闊出四箇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做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哈兒吉。勒失刺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

峒罕山來於幹難河迭里溫亭勒荅地面生我時與了一箇貂

鼠褊兒此時者勒篋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

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侖脫侖乃蒙力克之子見元史伯八兒傳說你父子爲甚得各管

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今

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卽拖雷汗之異譯商議著行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汪古兒廚子說在前你與這脫

忽剌兀惕三姓塔兒忽惕五姓做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與我

做一箇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

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卽

血嘔去救了幹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曾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箇人

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

裏以別乞官爲重

別乞卽金史李極烈語解改貝勒謂管理眾人之稱今制貝勒僅下於王爵一等故曰官

之重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之子孫你可做別乞做別乞時騎

白馬著白衣坐在眾人上面揀選箇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說忽亦

勒

荅兒安達

卽卷四安荅爲契友之稱

在前廝殺時先開

口要廝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納鄰脫幹鄰說你父我根前謹慎

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
方五歲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_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
叫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_勒妻阿_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
卽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的手扯住連刀落了此
時房北邊有者歹者_勒篋二人殺牛聽得阿_勒塔泥叫二人將
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_勒塔泥者歹者_勒篋三箇爭頭
功者歹者_勒篋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箇婦人怎奈他何拖
雷已被他害了阿_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
來又不是我拏住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
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_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_勒合_勒只
惕地面與王罕廝殺時幹歌歹項上中箭孛羅兀_勒將塞了的

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刺巴歹乞失

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

者鎖兒罕失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即卷五家人巴

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即卷六也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

快活者按元史哈刺哈孫傳祖啟昔禮賜號達爾罕達爾罕又

記即封達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黑

拏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拏去就那裏放了來歸

順我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

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

中軍萬戶者按中軍萬戶轄境當在幹

難河南克魯倫河北一帶

於苔闌巴

勒主惕

地面裏廝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

獨的賞賜者脫斡鄰說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刺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

乞鄰

勒禿黑

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哈苔安女子

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中心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

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

刺父子說俺欲要篋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再要如何

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

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

老溫沈伯

即卷二沈白

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

第一人伴當三人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干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箇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
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刺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戶管
者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成吉
思說在前我止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今天命眾
百姓都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
萬人做者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
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
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帶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十一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篋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教刺卜刺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哈里卽木合黎親人不哈管者一千教亦魯

該卷十二親人阿勒赤歹見卷七管者一千教朶歹卷四作多歹扯兒

...

...

...

...

...

...

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千戶要罪過者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廚子將器

必管者一千教朶豁

勒

忽

卷四作多

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

人察乃管者一千教阿

勒

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

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

勇士者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

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

者

元史兵志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領之按怯薛宿衛之稱蒙古語也可者大也即此所云大中軍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

勒

赤歹管者一班教朶歹

現

必管者一班教朶豁

勒

忽管者四

箇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官人

領著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

答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答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答

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
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
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
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
裏的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若有
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
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
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
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皿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擡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說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有來成吉思說。您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廝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幹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箇。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怛種其主阿兒思闌即投降了來

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追至垂河

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忽禿即卷六忽圖卷九忽都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

了回來

撒里黑崑地面攷西域史古出魯克既奪西遼之國時在喀

什噶爾軍未至先遁將入巴達克山哲別追及於撒里黑庫

里山殺之又言哲別追至撒里庫爾道上近巴達克山界有

山谷曰葦拉特呢不通人行古出魯克伏於內遇牧羊人詢

得蹤跡捕而斬之撒里黑庫里山即撒里黑崑地面地在葉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兩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駟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

扯兒賓即上文扯兒必

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

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

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

帳殿根前左右行眾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朶歹扯兒必管

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十二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兔兒年

開禧三年丁卯

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

不合引路

幹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

比

萬幹亦剌種先來歸附

就引拙赤去征萬幹亦剌

入至失

黑失

惕

地面幹亦剌秃巴思

諸種都投降了至萬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迪亦納

勒

等也

歸附了將白海青白驢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等種

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

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著海青驢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

吉思成吉思以幹亦剌種的忽秃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

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

勒

赤將拙赤的女豁雷譯與了

爾羌西南八百里有回莊名薩雷庫勒西圖作塔什庫爾干

西域水道記所謂外蕃總要處也

韋拉特呢當即阿克塔什在薩雷庫勒西北正要道

間

委吾種的主

委吾即委兀異譯

亦都兀

楊

差使臣阿

楊

乞刺黑等來成

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
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
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

楊

將金銀珠子段

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

勒勒

屯名的女子與了

族之名萬幹亦刺種按萬者眾也攷西域史有幹亦刺不里
牙特巴兒渾兀兒速特哈卜哈思訥康哈思諸部名原注又
引西域他書謂幹亦刺卽衛刺特言謙河之源有八水衛刺
特居於左近其東有烏刺速特帖楞郭特客失的迷三族居
拜噶爾湖西與衛刺特乞兒乞思爲隣其湖東有庫里廓拉
施不里牙特禿馬特四族觀此萬幹亦刺族類已畧見一斑
失黑失惕地面按失黑失卽特勒格之對音爲色楞格河之
北源其地今有札薩克圖汗部所屬烏梁海一佐領正林木
中百姓幹亦刺禿巴思等族所居地也萬乞兒吉思種卽唐
黠戛斯洪攷謂與今哈薩克人同類此種族類甚多故亦冠
以萬字大約唐努烏梁海邊外順克穆河至俄也尼塞河兩

亦納勒赤的兄將阿刺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林木中百姓蓋卽今烏梁海人朔方備乘烏梁海者卽明時兀良哈在蒙古諸部之北而屬役於蒙古大抵蒙古事游牧非平原曠野弗便烏梁海事採捕非深山密林弗便也觀此知林木中百姓卽烏梁海種類惟此種人極眾皆隨所居地以爲名在東者有黑龍江境烏梁海見明史有雅克薩城烏梁海見康熙上諭在北者有白哈爾湖左右烏梁海在西者有唐努烏梁海有阿爾泰烏梁海此拙赤所收服林木中百姓皆居白哈爾湖左右者其下萬幹亦刺萬乞兒吉思皆此種人分

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刺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銚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豁里禿馬惕部地已詳卷一。此亦林木中烏梁海族類。前拙

赤北征時業已降附。至帝卽位之十二年復叛。據本紀及西域史故

再命將征之。忽刺安不合獸行小徑。按忽刺安不合卽卷七

之忽刺安不刺合。不刺合一作布爾哈刺。與爾皆助音。故可省。爲紅柳之解。因獸

行小徑無可爲名。特指紅柳爲標識。猶言紅柳樹間不通人

行之微路也。施攷旣謂禿馬惕卽今內蒙古土默特部。而此

岸皆此族人所居。西域史註多桑攷得多桑著有蒙古史乞兒吉思

居地甚廣。在昂可拉河之西。阿爾泰山之北。偏東。乃蠻在其

東南。按當作西南謙河謙謙州在其境內。俗雖游牧。兼有城郭。失

必兒種。西域史註多桑地圖乞兒吉思直北。有依必兒悉卑

利部。必即此失必兒。惟依必兒不得其解。按此部當在也尼

塞斯科以北。

再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其妻

孛脫恢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

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

了孛羅忽勒。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

命朶兒伯朶黑申再去征。朶兒伯朶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

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幹歌歹處與了五千拖雷處與了五千

弟哈撒兒處與了四千阿

勒

赤歹處與了二千別

勒

古台處與

了一千五百有叔父蒼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

孛幹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

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你這箇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

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善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并幹

惕

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

出等四箇官人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箇官人察阿歹處委

付了哈刺察兒等二箇官人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

思早晚根前說話者幹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拖雷處委

付了哲歹等二人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阿

勒

赤歹處委付

小徑又云在歐洲之烏拉山鵲突乃爾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拏住在亭脫恢

塔兒輝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箇妻

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箇致那百姓反了將

他拏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

他去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勒一百

禿馬惕的百姓與了豁兒赤三十箇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

乞處與了孛脫恢惕荅兒輝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其立國的是母親兒

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幹惕赤斤母親并幹惕赤斤

處其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

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箇乳合赤溫惕幹惕赤斤兩箇喫不

了這一箇乳惟合撒兒將我這兩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

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

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

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

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倫得知心內憂

悶所以早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真地

面去了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

的人有幹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幹惕赤斤使莎豁兒去取

被帖卜騰格理打了韃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幹惕赤斤

了察兀兒孩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
爲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打
了來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
卻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
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眞管百姓一次教
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
就那夜去拏合撒兒有古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
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
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
恐母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
上問道您見了麼這是你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

斤拏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出去鬪氣力。」拏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箇力士迎著拏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幹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臥著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克力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門圍著火盆立。將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

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

幹楊

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

面跪了幹楊

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

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李兒帖兀眞夫人欠伸用被遮了

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如今又

要幹楊

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尙將你檜柏般長成的

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

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幹楊

赤斤說帖卜騰格理

如今來時由你於是幹楊

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箇力士少頃

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

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幹楊

赤斤

將他衣領摯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幹楊

赤

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
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
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哈阿
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
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
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
勢遂消滅了。